

雲岭哲学文稿

(1)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云岭哲学文稿

第一辑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一九八四年十月

目 录

-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历史记录……………杨灿震 (1)
——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
(原载《云南日报》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
- 试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宿士平 (7)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 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中得到的启示……………张明礼 (23)
- 谈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
和革命性……………王 建 (40)
- 谈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概念和剩
余价值学说的关系……………陈 光 (46)
- 论试毛泽东同志关于认识过程分为观
察、分析、综合三步的思想……………陈 光 (62)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一九八三年第六期)
- 关于理论思维方法……………丁长青 (77)
——从爱因斯坦相对论谈起

论矛盾的类型与特征·····	苗启明 (86)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理论初探 ·····	杨灿震 (106)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对毛 泽东哲学思想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	杨灿震 (134)
试论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 社会关系·····	杨灿震 王晋云 (153)
谈谈“人的价值”问题·····	王晋云 (175)
对《第三次浪潮》理论和我国技术 发展战略的思考·····	陈 光 (184)
一个极待重视的战略性问题·····	杨灿震 (197)
一份可贵的傣族哲学思想史料 ·····	杨灿震、龚友德、王建 (210)
(原载《云南社会科学》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那马人的时空表述法·····	龚友德、李绍恩 (227)
(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二期)	
李元阳思想初探·····	龚友德 (236)
白族的火崇拜·····	龚友德、李绍恩 (251)
白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简介·····	龚友德 (262)
(原载《民族工作》一九八三年第九、十、十一期)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的历史记录

——学习《邓小平文选》的体会

杨 灿 震

从一九七五到一九八二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政治上由乱到治，经济上由困境到稳步地正常发展的转折。这个转折，是通过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实现的。恢复毛泽东思想本来的科学面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在这场极其艰巨的拨乱反正斗争中，邓小平同志起了卓越的倡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邓小平文选》，就是这段历史的集中反映和真实记录。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党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并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但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我们党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开始脱离实际。特别是十

年内乱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这种错误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他们把毛泽东同志奉为“神”，把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讲成“句句是真理”，要人们不分场合“句句照办”。粉碎“四人帮”后，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继续坚持“左”的错误，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时，彻底批判“两个凡是”，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已经成为我们党的头等大事。

“两个凡是”口号提出后，邓小平同志当即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文选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分析、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实质及其危害。他说，“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因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常常是在一定的时间、条件下，针对某一个问题讲的。他在另外的时间、条件下，对同样的问题讲话时，其分寸、着重点不同，甚至提法也不同。要是按照“两个凡是”，许多事情就说不通。因此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生搬硬套，要领会它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在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一文中，邓小平同志说明了他提出的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同批判“两个凡是”的关系。他说：最早是林彪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搞了那个语录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是让人们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而“两个凡是”也割裂、歪曲了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批判“两个凡是”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引出了在报纸上开展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这个讨论得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邓小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说明了他为什么要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他说：我们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同志又说，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反复批判过这种错误观点，他认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对于这场讨论的实质，邓小平同志指出，这场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问题，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

极大地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而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进行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历史大转变的时刻，人们的思想容易出现片面性。就在我们批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时候，一部分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企图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和历史地位，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怀疑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对于这种错误态度，邓小平同志坚决反对。他认为，否认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是错误的，否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也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因为他的晚年错误而否定他的历史功绩。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起草过程中，谈到决议的中心意思时，邓小平同志指出，第一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我们在文选中还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历史功绩，指出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在谈到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时，他认为不应该把错误说成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这才比较合乎实际。他还指出，毛泽东同志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同志还严肃地批评了哪些歪曲毛泽东同志的言论。他说，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他指出，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倡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积极排除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不仅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本来面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而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重要的贡献是：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提出了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摒弃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阐述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条根本保证；提出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出了新时期发展教育、文艺等方针；提出了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首先是运动；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的统一

战线；发扬人民军队的革命传统，坚持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方针；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等等。正是由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党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不仅实现了拨乱反正，而且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开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局面。邓小平同志不愧是这一时期内我们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卓越代表。

（原载《云南日报》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六日）



试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

宿士平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了的马列主义。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它已经科学化、体系化、理论化了。因此，研究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本文就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基础（活的灵魂）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中国的革命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哲学。因而，如果离开了中国革命实践这个根本点，就难于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就无法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真正学到手。

首先从理论上讲，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革命的实践”引进哲学。这个文件指明：“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过去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19

页)这就指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革命实践服务的。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认识工具。他说:“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因为它是正确的。它十分完备而严整,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还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列宁选集》第二卷,第441—443页)这就明确指出:马列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讲得更明确。他在《实践论》中这样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必然发生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是人们同自然界的联系,从而逐渐认识自然界的性质、规律等等,这就形成自然科学。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各社会成员,互相协力,从事生产活动;在各种阶级社会中,社会成员以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对这方面的认识,就逐渐形成社会科学。(《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9—260页)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有两门:一门叫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阶级斗争知识。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科学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73—774页），并用它去指导人们继续从事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说得非常明白了。这个哲学的本质特征，就是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实践论》）。

再从中国革命的实践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用它来救国救民，从事革命活动，然而一切都行不通；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者）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0页）我们中国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同志本人在内，就是因为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即世界观），并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这就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结合”可不容易呀！其中经过多少曲折，付出了多少代价，直到一九三五——一九四〇年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

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8条。以下简称《决议》）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著作，就是铁的证明。所以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基础，确确实实是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并为中国革命实践服务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具有它的特点的。它的基本点是些什么呢？《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在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决议》第30条）它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也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点。现在，我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来谈谈这三个基本方面：

（一）关于“实事求是”

《决议》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决议》第30条）

“实事求是”，源出《汉书·河间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世传为成语，意思是要取得真实，决不能弄虚作假。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给以科学的改造和解释说：“‘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59页）这样，就使这句成语，具有了哲学意义，成为中国式的哲学命题，即中国式的哲学认识论命题了。

实际上，我们的祖先从进入人类社会时起就是“实事求是”地活动着的。因为人们开始创造工具，从事生产活动，改造自然，就是开始对自然界进行革命，一方面，就要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即生产劳动的对象；另一方面，人们要结成一定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才能进行生产斗争，取得生活必需品（食、衣、住等），这就是社会存在，这些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从这一点来说，劳动人民是天生的唯物主义者。“求”就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就是人们探索，就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这就是主观认识来之于客观实在，就是从物质到精神；而理性认识，

这就是“是”，人们用这个“是”再来指导自己继续进行实践活动，取得更好的成果，这就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就是精神变物质。如果不能达到预期的结果，就要改正自己的认识。这样继续不断的进行，就形成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些也就是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这些道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作了精辟的论述。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对于自然界来说，这个“实事”即客观实在，是比较好理解的；对于社会现象来说，这个“实事”应如何理解呢？目前，在一般的哲学教科书中，都是指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统一的“生产方式”，或者是指“生产关系的总和”，或者是指社会“经济基础”。不论怎么说，似乎不把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活动放在内的。一般认为政治是属于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是思想关系，不是物质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认为重温一下经典作家的表述是必要的。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互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

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在这里，马克思并未明确地认定“政治生活”是否属于“社会存在”或“社会意识”，然而却把“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明显地区别开来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的第四章中说：“……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又说：“国家作为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我们面前。”还说：“……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7—249页）在这里，说明了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政治制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物质力量。恩格斯在《尔尔·马克思》中说：“……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说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1页）在这里，恩格斯是把“社会关系”、“政治关系”（不是政治观念），都作为“社会存在”的。列宁在《再论工会、目前形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一文中说：“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